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二十四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疏正義曰此諸侯之臣爲天子服天子七月而葬既葬除之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繐衰裳者以繐布爲衰裳也下記曰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馬氏云絰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敖氏云七月而除則絰未必纓也冠八升則此帶亦八升矣今案戴氏德謂絰制同小功據經麻不言澡當從馬說又此帶亦用布其升數當與衰同詳前杖期章敖謂與冠同非又戴氏德射氏慈皆云吉屨無絇敖氏云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者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也姜氏兆錫以敖說爲是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數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疏正義曰繐衰者何問辭也以小功之

縷也荅辭以用也言用小功之縷為之也敖氏讀何以為句非○賈疏述注云而成布四升半又云以服至尊也校勘記云徐本布下有尊字至下無尊字張氏淳從疏今案集釋與疏同不誤嚴本與徐同今從集釋本

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者程氏瑤田云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即名大功之縷小功衰之縷即名小功之縷獨總衰不治總之縷即治小功之縷以織為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為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總衰之布即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麤也云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衰服以布縷之麤細見哀戚之淺深今細其縷者以臣於諸侯者其於天子受恩輕也縷如小功而升數獨少者以服至尊不可用小功之布下記注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者案說文云總細疏布也段氏注云案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成布而此用小功之縷四升半成布是為縷細而布疏其名曰總者布本有一種細而疏者曰總但不若總衰之大疏而總衰之名總實用其意故鄭舉凡布以明之釋名說總衰亦曰細而疏如總

也今案釋名釋采帛又云繐惠也齊人謂涼爲惠言服之輕細涼惠也蓋縷細而布疏故輕涼檀弓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鄭注非時尚輕涼慢禮又叔仲衍使子栁之妻爲其舅繐衰鄭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是時繐衰禮經特制以爲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之服而春秋時凡期功之喪皆以服之則失之禮甚矣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獻公喪弟鱄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即繐也云今南陽有鄧繐者舉漢時繐布以證其細而疏也孔氏廣森云鄧者南陽郡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橘賈以爲鄧氏造布有名繐望文強解失之今案檀弓孔疏云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是鄧爲縣名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今案儀禮十七篇中或言上大夫下大夫或言公卿大夫公卿孤也其有不言公卿不分上下而單言大夫者皆兼卿言之此篇是也敖氏云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爲陪臣不可以服斬又不可以無服故爲之變而制此繐衰焉不齊衰三月者亦避於其舊國君之服也

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疏正義曰何以緦衰也以諸侯之大夫於天子其分遠其情隔而爲之制服故問也荅云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者言其接見於天子有時故爲制服也

注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鄭以諸侯使大夫行聘覜之禮得以時會集京師見於天子故轉援爲會也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鄭注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是其見於天子之事也盛氏云言此者明其有是恩義故有是服聖人不爲恩義所不及者制服也旣爲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援見之禮自在故無不爲天子服者賈疏云不聘卽不服非說者又以接見天子爲會葬尤謬今案盛說是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此士庶民亦諸侯之士庶民也鄭以經但言諸侯

之大夫而不及士庶則不服可知通典載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故爲總衰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爲服不荅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沈氏彤云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邵戩而吳射慈已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未可非也方氏苞謂士亦則當有服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士獨吉服駭人觀聽今案畿外諸侯之臣與天子遠其閒亦自有等差爵士雖有隨從作介之事而分卑於大夫故不爲制服若在王朝而遭喪亦當加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豈遂吉服乎至大夫因有接見之禮而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自皆當服斷從射氏之言無疑矣

右總衰既葬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

【疏】正義曰此殤小功章在成人小功之上者以其中有下殤小功係本齊斬之親

降而在此故列成人小功之前以見其親重也賈疏云自上以來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見者以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例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章多以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故也又殤大功言無受此直言月數不言無受者下章言即葛此章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又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纓者當與下章同吉屨無約也李氏云澡麻者以牡麻澡戛之小功以下皆然又云凡喪年月已過而始聞喪者大功以上皆追服之謂之稅小功則否檀弓曰小功不稅小記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敖氏云小功布之縷麤於總之縷矣乃曰小功者對大功立文也不言牡麻與無受者可知也今案大功以上麻不澡小功以下澡治之亦以其服輕故也穗記曰總冠繰纓鄭注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所謂澡麻帶絰者即指此絰之文也彼疏謂讀從喪服小記誤矣　注云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者莩垢謂麻皮之污垢濯治之使略潔白也儒行曰澡身而浴德亦是修治之義不絕其本謂不斷其本連根為之引小記者證帶不絕本也彼文詘而反以報之作詘此引作屈義同鄭注小記云報猶合也下殤小功

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絶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褚氏云小記孔疏云首經無根要經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矣孔疏又引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麻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今案經言澡麻帶經則帶經皆以澡麻爲之惟下殤小功帶不絶本爲異耳李氏謂賀說非鄭義是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本皆期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賈疏云自叔父以下至女子子之下殤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殤大功章以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盛氏云以殤大功章校之子之下殤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下殤皆當在此經不盡見之者略可知也今案敖氏以不見子之下殤等爲文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賈疏云從父昆弟情本輕故在出降昆弟後也李氏云爲其昆弟下少之長殤三字敖氏云爲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爾其姊妹之殤亦如之張氏爾岐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與凡人之爲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今案此節本屬兩條從父昆弟係指凡人爲之非謂爲人後者爲之也經以二者長殤之服同故總言之敖氏張氏說最明晰又此二者中殤之服與長殤同經不言者以中從上略之詳下傳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功之殤始見於此而又不言中殤故發問也蓋服之等其重者自大功而上輕者自小功而下已於麻本有無之類見之矣此復以二者之中殤各異其從上從下之制亦因以見義云盛氏云殤大功章長殤中殤竝見則齊斬之

殤中從上經文已明至此章但見長殤而不及中殤緦麻章又或但見下殤而不及中殤故傳發其例於此以此是大功之殤之第一條也從上者比本服降一等也從下者比本服降二等也大功之殤中從上皆降為小功唯下殤緦麻也小功之殤中從下皆降為無服唯長殤緦麻也

注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者賈疏云以其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致問是以云據從父昆弟也姜氏兆錫云此章所列下殤其長殤中殤多見大功章若此所列長殤除庶孫丈夫婦人之下殤及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見緦麻章外其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中殤下殤為從父昆弟之中殤大夫等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中殤下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中殤下殤皆不見也以此條在前乃發於此以明之耳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傳所云大功小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殤服也賈疏云以其緦麻章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成人明此大功小功亦據服其成人之可知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者據此

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以大功重於小功也若齊衰則又重於大功明亦中從上可知云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賈疏云鄭以此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總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爲殤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傳在婦人爲夫之親下故也張氏爾岐云成人當服大功者其中殤與長殤同成人當服小功者其中殤與下殤同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側求之此男子服殤者之法若婦人爲夫族服殤法又在後總麻傳也今案張說極明自郝氏敬以大功小功爲指殤服言與鄭異後人莽從而和之至程氏喪服足徵記竝以後傳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四語爲經文尤舛也辨見總麻傳末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

疏 正義曰此婦人爲夫族服故次在此馬氏云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

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者案總麻傳末云大功之殤中從下注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故知此經言長殤不言中殤爲中從下殤也總麻章云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彼文中下殤連言是

中從下明矣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疏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期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陳氏銓云妻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李氏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下殤在此章則長中殤當大功矣公大夫爲適長中殤大功則下殤亦小功也互文耳程氏瑤田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殤未見大功殤服章此亦如大功殤服章見子之長中殤而其下殤不見於小功章蓋兩章互見可知也今案經所不見者諸家以爲互文是也以此知下殤小功中有長子斬衰之服降而在此者亦以殤从略之與衆子同矣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適人姑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氏云前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爲庶孫言不在姪盛氏云案姑在室爲姪與世叔父同本服期長殤當降爲大功今在此小功明是已

適人者也丈夫婦人兼姪與庶孫言雷說非
今案此二者不言中殤以中從上可知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疏正義曰此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三等人爲此七種人服也馬氏云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今案馬謂大夫無昆弟之殤與鄭異以全篇例考之無有謂畏厭溺爲殤者說未確　注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者昆弟成人本服期長殤當降在大功今降在小功明是昆弟爲士若不仕者也李氏云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爲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大功章不見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者爲大夫無殤服也五十命爲大夫者禮之常其或少有才德命爲大夫者雖在殤年而歿亦

不以殤服服之故大夫無爲昆弟之殤大功也云公之昆
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者校勘記云通典無下有
母字通解無作庶張氏曰案疏云若爲母則兼云庶以其
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見厭不申今此經不爲
母服爲昆弟以下長殤並同故不言庶也考疏之義無蓋
庶字也從疏案此須如通典作此無母服乃與賈疏合張
氏改無爲庶非疏意李氏云上章公之昆弟言庶者主見
妾母之服此無取於庶之義故不言庶今案據李說似亦
當從通典爲是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通子亦服此殤
也者關通也謂大夫之子服此七種人長殤小功適庶同
故亦不言庶也云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
昆弟猶大夫者李氏云公子之重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
相爲期而公之昆弟相爲大功遂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
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爲庶子以下之殤服同則
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妹也今案敖氏云其中殤亦從
上若下殤則不服之蓋大夫無緦服也此說是敖又云此
已爲大夫不應有昆與姊之殤而此經乃爾蓋以昆弟姊
妹空連文且此條亦不專主於大夫故也案此說未合經
義吳氏紱云大夫而有兄弟殤者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
爲子昆弟之子爲大夫者之服則大夫不必五十亦有少

年爲之者可知賈疏謂有盛德者固然然亦有公族高勳世爲大夫者適子雖未冠已爲大夫而姊若庶兄尚在長殤之限者其說是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　疏　正義曰馬氏云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至成人同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不言君者殤賤見妾亦得子之也敖氏云上已言君之庶子故此略之爲君之女子子亦然是雖大功之殤亦中從上蓋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子而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皆空中從上而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側論也其下殤亦不服之今案大夫之妾爲庶子成人服大功已見上章其適子之長殤大夫爲之大功妾亦同也○鄭以經未言君故特著之必云君之庶子者以其庶子中兼有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他妾之子也馬謂殤賤不言君非

右小功殤五月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

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

疏 正義曰此是成人小功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敖氏云即葛不云三月者已於大功章見之故不言也郝氏敬云牡麻洗治之牡麻不言澡同也經兼首要即葛謂三月既葬以葛易澡麻所以異於降服小功也王氏士讓云殤小功言澡亦牡麻此言牡亦澡之文互見今案殤小功重於成人小功而用澡麻爲帶經則此亦澡之明矣不言布帶與冠亦略也

注云即就也謂去麻就葛也云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者謂衰不變而經變以故衰葛經終五月之期也衰不變則裳亦不變可知大功以上既葬衰裳皆變故云小功輕對大功以上言也敖氏云此變麻即葛乃不易衰者爲無受布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謂麤細同鄭引之者證小功有變麻服葛之事也云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者鄭以小功以下之屨經無明文故引舊說爲據絇在屨頭詳士冠禮周禮屨人注云屨有絇者飾也賈疏云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絇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祖父之昆弟之親 疏 正義曰爾雅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

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為從祖母馬氏云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為服故云報盛氏云為從祖祖父者昆弟之孫也為從祖父者從父昆弟之子也并服其妻者以名服也此四人皆報故合言之方氏苞云世叔父母期則從祖空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祖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五服唯兄弟服遞降一等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敖氏云案注意謂從祖祖父乃祖父之昆弟從祖父乃祖父之昆弟之子故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或曰注內祖父二字平讀從祖祖父母是祖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是父之昆弟之親今案從祖祖父為祖之昆弟而從祖父則父之從父昆弟也此及下從祖昆弟三者皆從祖而別故以從祖名之當以敖說為是

從祖昆弟 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疏】正義曰馬氏云謂曾祖孫也於己為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也今案馬云曾祖孫謂曾祖之曾孫省一曾字耳湛氏若水曰何以小功也其祖與吾祖之祖出一人

之身是也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所云父之從父昆弟卽己之從祖父也陳氏銓云從祖父之子同出會祖也義與馬同黃氏云從祖祖父者祖之昆弟也其子謂從祖父又其子謂從祖昆弟又其子謂從祖昆弟之子凡四世上三世以祖父己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小功名爲三小功下一世以子旁殺之義推之當服緦此三小功一緦與己同出

會祖

從父姊妹 父之昆弟之女 疏 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之女與鄭云父之昆弟之女一也張氏爾岐云此當通下文孫適人者爲一節皆爲出適而降小功也今案張說是賈疏謂姊妹逆降宗族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言出適與在室誤矣盛氏云女子子所逆降者唯旁期耳爲其嫁當及時至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於昏媾之時固無害無逆降例也

孫適人者 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 疏 正義曰爾雅子之子爲孫上大功章庶孫鄭注云男女皆是故此云女孫在室亦大功也馬氏云祖爲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也義與鄭同案經孫不言女者敖氏

云適人則爲女孫無嫁故不必言女又云三者適人其服同謂此姊妹孫三者在室大功適人皆降小功也方氏苞蔡氏德晉說亦同程氏瑤田云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知必承從父姊妹者以姊妹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緦麻章比例而知之也今案此說最確鄭注大功章從父昆弟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是鄭以此章從父姊妹爲指適人者言明甚鄭本不誤賈自誤耳以此斷之則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合爲一節無疑矣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疏　正義曰馬氏云在室者齊衰期適人大功以爲大宗後疎之降二等故小功也陳氏銓云累降也湛氏若水云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以爲人後降也適人又降也今案此所謂累降也敖氏云經於前章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一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所以然者以其與己爲一體也然則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省文也記曰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今案敖氏此說極是後儒多駁之由未明儀禮後大宗之義耳古者大宗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

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喪服一篇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其四條而約之則三曰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而已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以出後大宗降三年爲期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出後大宗降期爲大功也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長殤再降故小功也此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出後大宗姊妹與昆弟同降大功以適人再降故小功也經所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一及之非盡無服也以所後之親疏爲服也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皆如親子也記曰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旁親服之一如親子也傳與記兩言若子而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不以本宗爲斷審矣所以然者爲後有受重之義卽與親子無異故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之親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職是故也然而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猶必制降等之服者則以父子一體昆弟姊妹一體故耳自餘本宗之親固不得援以爲例矣不然豈有本宗期功之親悉降一等而經於各章內獨無一言也哉且不惟經不言而已卽傳注亦無一言及之也自賈疏於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下有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語於是後人遂謂本宗期服之親悉降大功大功之親悉降小功小功之親悉降緦麻且云以所後之親疏爲斷設出後在疏遠則本宗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於心安乎嗚呼爲是說者其不達於禮意甚矣儀禮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故古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矣重大宗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一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旁親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一爲降等之服非二本而何哉汪均之曰戴氏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氏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衆古之重大宗如是故於爲人後者本宗之服止言父母昆弟姊妹三者而其餘悉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以見大宗之重後世不明乎古者唯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之義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甚至有利其貲產舍大宗而爭爲小宗後者夫爲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相統於此而以所後之親疏爲服設出後枉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安其於心有不安而紛紛議增也不知儀禮之立後與世俗異儀禮重大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夫父尚可絕而何論於父

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況大宗爲尊之統以大宗之祖臨之舅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即本生祖無服亦其心安而理得者後人於儀禮所不言者輒欲議增由不明後大宗之義耳又曰小宗無後古有從祖祔食之條則雖不立後而其祭祀未嘗絕也今人小宗亦爲立後雖非古禮而意在從厚尚屬可行然欲執此以議儀禮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失之遠矣今案汪氏發明儀禮重大宗之義極精足見敖說正得禮經本義也或又以記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爲本宗餘親悉降一等之證不知記所云兄弟非指餘親言也辨見後　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者鄭以姊妹爲親於姑故舉姊妹而姑之恩輕者亦降可知陳氏銓云姑不見者同可知也此本鄭說也馬氏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此以姑爲仍服本服不降與鄭異今案馬鄭之說皆失之鄭謂舉姊妹可以該姑然經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平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曰父母曰昆弟曰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即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疏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即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是以經祗言姊妹不言姑也經始以凡人之所同者言之可定爲制則言之而非

凡人之所同者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經於為人後者為本宗服者亦不言世父叔父也且若出後在同祖以外之伯叔父則當以所後者之親疏為服其服又無定並姊妹亦不言矣又喪服經傳中言姑姊妹者十有五言姊妹者唯此與從父姊妹二條從父姊妹文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此條則以姑與姊妹有姝故亦不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尙未周察也至馬謂不降姑考大功章姑姊妹適人者同降大功則何不降之有益緣未審為人後者之姑與姊妹有姝而誤為此說是皆未得經不言之指也

為外祖父母【疏】正義曰賈疏云言為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為也今案上是本族之服此是外親之服故言為以別之若云情重則父與君何以不言為乎賈說非也下記曰庶子為後者則為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服問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从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鄭注雖外親亦無二統喪服小記曰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又曰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又曰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上杖期章傳曰出妻之子為外祖父母無服爾雅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徐氏乾學

云案外祖父母之名總之則一分之則有十三子爲母之父母一也前母子爲後母之父母二也後母子爲前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四也庶子爲繼適母之父母五也庶子爲生母之父母六也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七也爲人後者爲所生母之父母八也庶女之子爲母之適母九也女之子爲母之生母十也慈母之子爲慈母之父母十一也出妻之子爲母之父母十二也嫁母之子爲母之父母十三也凡若此者其在於古有服有不服今則無有不服所不服者惟庶子爲生母之父母而已又云案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亦其母者之黨不知次其母者久亡此從服也所從亡則已曷爲服之竊謂當服在堂繼母之黨耳吳氏紱云外祖父母有常服六子爲因母之父母一也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二也庶子君母在爲君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己母之父母五也以上女子子同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其餘則皆不服汪氏琬云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爲其黨服曰鄭注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今案徐氏謂

庶子不爲生母之父母服據後代律制言也下記云不爲後如邦人則在禮庶子不爲父後者得爲其生母之黨服矣詳下記又庶子爲適母之父母服詳本章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疏 正義曰何以小功也據外親之服不過緦故發問也以尊加也荅辭馬氏云外祖父母者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褚氏寅亮云馬鄭皆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緦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敖乃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於其母二等母爲其父母期空小功非以尊加故與傳違大謬如其說則爲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何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今案褚說是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母之姊妹 疏 正義曰注云從母母之姊妹者馬注同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此正稱也釋名母之姊妹曰姨據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是姨爲夫稱妻姊妹之名詩邢侯之姨左傳蔡侯曰吾姨也是也孔仲達云子效父語亦呼爲姨故左傳襄二十三年云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是因父

呼妻之姊妹爲姨子遂呼母之姊妹爲姨母後世并有姨
兄弟姨姊妹之稱皆俗稱耳喪服經謂父之昆弟曰從父
母之姊妹曰從母皆從乎父母而名也江氏筠云袁準謂
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舅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
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彼始忘有緦麻章耳如其
說則從母昆弟乃己之庶昆弟服當大功何至降而在緦
案江說是也袁氏以從母爲父妾則禮經不見母之姊妹
服矣不可從云報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言
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
之也李氏云從母爲舅尊故報之言婦人者異姓無出降
已嫁與在室者同服故舉其成人之名此中馬義也敖氏
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敖意
蓋以此丈夫婦人爲指成人言止殤小功章爲姪庶孫丈
夫婦人爲指未成人也程氏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
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一也大
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二也小功
殤服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三也小功章從母丈
夫婦人報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
取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竝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
在室者衆昆弟姪例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

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
而何又云在室丈夫婦人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殤而始
成人者此名之所由起也於殤而曰丈夫婦人散文通也
今案程氏謂丈夫婦人四經並指同姓是矣其謂婦人爲
專指在室者言則非此條當從馬說大功章之婦人亦不
專指在室言也且彼文丈夫婦人專承姪言不兼昆弟辨
已見前又此經連言丈夫婦人者四敖謂三亦謬鄭注此
條云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注大功章云爲姪男女
服同是鄭以丈夫婦人爲男女之稱爾於齊衰三月章必
云女子子在室者恐人疑出嫁者亦服宗子也此及大功
章不言在室蓋亦兼已嫁者言矣○蔡氏云或疑從母適
本宗之服晉邵識曰案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即與嫁他姓
不異則室服從母嫁於異姓之服矣今案庶子爲君母之
從母詳下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
姊妹之身卻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從母之夫舅之妻
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
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
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
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
看時似乎襍亂無紀了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詳緦麻章

舅下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

疏正義曰傳以服舅緦而從母小功故問也以名加也謂因有母名故加至小功是正苔其問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又推言之以明外祖從母之小功爲加也馬氏云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鄭云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者以外親之屬皆係異姓故先王制禮其正服不過於緦也雷氏云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姓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求情木悔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申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庶蔚之云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己族也又云男女異長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方氏苞云從母之服乃隆於

母之兄弟何也與母同生而又同類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於舅之親其甥是以稱其情而爲之服也○汪氏琬云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爲重而於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爲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總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顧氏炎武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韋縮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母舅舅母服至袒免崔沔議曰禮敎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貞觀修禮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肅玄之開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亾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盧履氷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擧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章述議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所以尊尊

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敎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期是加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幷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

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祖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曠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案其敘黼可正乎楊仲昌議曰案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治何所不至昝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日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母輕議禮時玄宗乎赦再三覓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廟堂堂舅祖免宜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李景讓上言堂人情於外族則淡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變厚親士庶猶然況於甚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報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有以挨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淡

識先王之禮而亦目及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今案顧氏所引各說多本舊唐書禮儀志於內親外親服制差等言之最爲明晰因此傳言外親之服皆緦故備錄於此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

【疏】正義曰爾雅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禮記昏義鄭注又稱女公爲女妐女妹爲女叔馬氏云妻爲夫之姑姊妹服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爲服李氏云娣姒婦兩見則相爲服自明報文指爲夫之姑姊妹而退在下者要娣姒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幷蒙上文敖氏云娣姒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齊之尊卑而異也吳氏紱云昆弟一爲大夫一爲士則大夫降之其昆弟小功娣姒婦相爲小功雖命婦亦不降以其夫於昆弟妻無服故不隨夫齊而異也今案報字總承上言敖氏吳氏之說是馬氏謂姑報姪婦李氏謂報文專指夫之姑姊妹皆非也娣姒之服因同居而生此條當分兩類夫之姑姊妹爲一類娣姒婦爲一類夫之二字專屬姑姊妹言之李氏謂使娣姒婦幷蒙上文亦非　注云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以不見適人之服故知在室及嫁不殊也云因恩輕略從降者夫爲

姑姊妹正服期出嫁降服大功妻從服降一等在室正服大功出嫁降服小功今因恩輕不分在室與出嫁一從降服小功之例服之是略也案婦人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有服而爲夫之從父姊妹無服亦是其略也敖氏云從服者宜有一定之制不必隨時變易也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疏】正義曰譙氏周云父母旣歿兄弟異居長婦或改娶則娣姒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爲倫推取同室而已則親娣姒與堂娣姒不應有姊妹經姊妹其服以夫之親疎者是本夫與爲倫也婦人於夫之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從服其婦有小功之倫於夫從父昆弟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緦麻之倫也夫以遠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庾氏蔚之云傳以同居爲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常須共居設夫之從父昆弟少長異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開而服之緦也今人謂從夫昆弟爲同堂取於此也婦

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姑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之自別有義耳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敖氏云婦人於夫之昆弟以遠嫌無服假令從服亦僅可以及於其昆弟之身不可以復及其妻也然則娣姒婦無相爲服之義而禮有之者則以其室相親不可無服故爾然二人或有並居室者有不並居室者亦未必有常其居室者而爲服之義惟主於此者蓋本其禮之所由生者言也方氏苞云古者大功同財而異宮期之兄弟未有異居者以問寢視膳佐饔羣子婦所同也故娣姒婦曰相與居於室中夫之從父兄弟之妻都宮則同而所居分南北東西故曰相與同室今案傳先釋娣姒婦之義而後發何以小功之問故諸家皆以傳爲專指娣姒婦言也敖說淡得制禮精意方說分別亦精程氏瑤田云案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并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之有乎案程說似亦可通然則緦麻章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正以昆弟妻本無爲服之義其制服實由相與居室中及同室而生則此傳爲專釋娣姒婦明矣　注云娣

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者鄭意葢謂兄妻爲姒弟妻爲娣也又云長婦謂稺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者此爾雅文鄭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鄭引爾雅者葢證娣之爲弟姒之爲長以明傳弟長之義也徐氏乾學云傳文弟長者雙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非以娣爲長也公羊傳云娣者何弟也知其以弟解娣自以長解姒今案吳語長弟許諾韋昭云長先也弟後也然則弟長猶後先耳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己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己後來也夫以先來爲姒後來爲娣則姒明是兄妻娣明是弟妻而傳之以弟釋娣以長釋姒益無疑矣爾雅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此雖指同嫁一夫而言與此不同然姒長娣弟固昭然也馬氏云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敵也據此則馬鄭義同賈疏因成十一年左傳穆姜稱聲伯母爲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嫂稱叔向妻爲姒遂以娣姒據婦年大小不據夫年大小非鄭義矣方言築娌匹也郭注兄弟婦相呼爲築娌是娣姒匹敵之證近儒徐氏乾學沆氏彤盛氏世佐吳氏廷華秦氏

慈田江氏筠皆以賈說爲非沈氏云左傳載叔向嫂稱叔向妻爲姒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嫂稱而妻長曷嘗有明文乎婦人從夫長婦稱婦當據夫年大小也盛氏云娣人從夫之齒坐以夫之齒則其娣姒之稱亦以夫之長幼爲斷明矣賈疏誤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者朱子云單舉則可通謂之姒蓋相推讓之義耳是也江氏云春秋傳不著娣稱疑爾時兩相稱俱曰姒蓋以遜媵之有姪娣也今案左傳杜注云兩兄弟之妻相謂爲姒則是春秋時兩相稱皆曰姒與禮經爾雅不同其不足爲婦年長稱之證明矣左傳孔疏亦同賈說皆誤也萬氏斯同方氏苞孔氏廣森皆駁賈疏之誤而萬氏孔氏又據穆姜叔向嫂二事謂娣長而姒幼誤與賈同蓋其說始於敖氏傳弟長也之弟敖本誤作娣故謂傳文以長釋娣不知娣之爲弟姒之爲長爾雅釋名各書悉與傳合古訓昭然不可臆改也方氏又謂弟長言兄弟之友恭因制娣姒之服以敦親睦則益文離附會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

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

【疏】正義曰馬氏云謂上三人各自爲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姉妹女子子適士者服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姉妹女子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鄭云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言以爲士故降服小功也義本與馬同惟因經未言爲士者故特著之亦者亦適士之文也大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姉妹女子子嫁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馬云適人大功意蓋指嫁大夫者言然語嫌蒙混矣敖氏云經不言適人而言適士者所以見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也經之例多類此公之昆弟於其從父昆弟之不爲大夫者乃小功者以其非公子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

【疏】正義曰盧氏文弨云爲下當有君之二字各本脫石經初刻有之案注云君之庶子則此二字本有明矣校勘記謂君之二字蒙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而省似未然通典爲下有君之二字而庶子下又有女子子三字者校勘記謂以注入經是也經云庶子不言女子子者以言適人則女子自明且以見大功章殤小功章之言妾爲

庶子俱兼男女言也李氏云上文云適士則此亦適士也
鄭氏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今
案據此例則適人即是適士不必破人而爲士庶矣　注云君
之庶子女子子也人者因經未言女子子而著之也敖氏云
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今案子有受重之義故別其
長者爲適女則雖女君所生亦無長幼之異經必言庶者
爲兼有他妾之女也若妾爲其所生女則在室期適人大
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馬氏云適夫人庶子也說
未昉云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者馬氏
云在室大功出降一等故服小功王氏肅云適士降一等
在小功今案嫁於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王說與鄭同馬
謂出降小功非蓋大夫之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大
功章大夫大夫之妻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注彼云在
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與鄭此注同所謂在室大功者以
在大夫尊降之限嫁於大夫則爲命婦尊同不降當服期
以出嫁降一等仍服大功故云在室大功嫁於大夫亦大
功也然則此適士小功以尊降非以出降明矣秦氏蕙田
乃謂此注馬是而王非誤也○敖氏云考喪服記與小記
言妾爲君之長子之服大功章及此章凡三見大夫之妾
爲君之庶子及其女子子之服若其君之他親則無聞焉

然則妾從服其君之黨者止於此耳是亦異於女君者也今案君之父母祖父母似亦當從服與女君同其旁親蓋皆不服之矣

庶婦

夫將不受重者

【疏】正義曰馬氏云庶子婦也舅姑爲之服也敖氏云庶婦爲舅姑期舅姑乃再降之爲小功者所以別於適婦也方氏苞云婦人爲庶婦小功而夫之兄弟之子婦大功何也報服也姑之於婦則不可以言報之夫之兄弟之子婦服不見經何也以婦服夫之世母叔母報知其報也何以加其報也旁親之相爲服無尊卑皆報　注云夫將不受重者此有二義凡夫將受重者惟適子一人其餘皆不受重者也故言此以見自適婦一人而外皆爲庶婦也鄭必言將者以舅姑殁夫乃受重此言爲婦服則舅姑尚在故云將也此一義也又或適子有廢疾他故不能受重則其婦之服亦同於庶婦喪服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此又一義也○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魏徵等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

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從之黃氏榦云案儀禮婦服舅姑期故舅姑服適婦大功今加適婦爲期非輕重降殺之義沈氏彤云兄弟子婦之大功既爲報服雖重於衆子婦要不當易其升適婦爲期庶婦爲大功不免遜就之失案大功章適婦傳曰不降其適也明庶婦之小功爲降適婦之大功爲正若舅姑以重適婦之故升大功而爲期豈適子之亦可以重適妻之故升期而爲三年邪故適子爲適妻期則舅姑之從服不得不降而大功爲適婦大功則庶婦不得不降而小功此皆制服自然之條理無可增加魏公之誤由不詳考禮文故爾今案沈說是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

疏 正義曰此謂妾子爲適母之父母適母之姊妹服如適子也云君母父之適妻也者王氏肅云君母庶子之適母案在父爲適妻在子爲適母一也妾謂夫之適妻爲女君故妾子因之謂適母爲君母耳君母之父母卽外祖父母也云從母君母之姊妹義詳前馬氏云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又云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亾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賈疏云君母在旣爲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

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今案兼服之是也馬氏謂君母在自降外祖緦麻君母不在乃伸小功案自降外祖緦麻馬之臆說耳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云不爲後如邦人則雖君母在爲己母之父母亦小功矣鄭注服問亦云外親無二統彼據因母繼母言若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與妾之爲其父母例同此自別爲一義蓋妾母不得以統言也徐氏乾學云母不厭子女君不厭妾馬說非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

疏 正義曰何以小功也下通典有從服也三字各本無據馬氏云從君母爲親服也似亦有此三字益此三字正荅何以小功之問下二句乃申言其義耳不云君母然而云君母不在者賈疏云或出或以容有數事不在也敖氏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以其配父尊之也君母不在則不服者別於己之外親也此庶子雖服其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於此子則無服也郝氏敬云君母在不敢不服聖人於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今案君母之父

母姊妹昆弟卒君母之痛方淺凡君母所生之子無不爲服而已見其哀痛獨晏然不與同憂是自外於君母矣而敢乎所以從之爲服也若君母不在則無所見以動其情故不服此所謂徒從也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孔疏謂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皆是徒從也喪服小記曰從服者所從亾則已鄭注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此所云從服者即徒從也小記又曰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注謂若自爲己之母黨小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孔疏君母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此言君母卒妾子爲君母後者亦不服其黨則其不爲君母後者不服益可知矣小記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鄭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此言其母爲妾所生其母卒亦不爲母之適母服也通典車氏問臧燾曰妾子既服先適母之黨又服繼適母之黨否燾荅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適母黨則後適母黨義無以異燾又問徐藻藻荅曰庶子若及先適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適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庾蔚之曰適母雖有三四妾以始生所遇適母之黨若已生恐不及妾服最後者之黨也

注云不敢不服者恩實輕

也者言君母之父母姊妹於己恩實輕但以君母故不敢不從服耳前傳曰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此義雖別於彼而其言不敢之意則有同也云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者此申言從服之義也庶子謂妾子也妾子爲君母服與適子爲母同故爲君母之黨服亦與適子同但君母不在則不服其黨與適之子略異耳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疏正義曰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者戴氏聖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適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戴意以經庶母指大夫之貴妾言大夫爲貴妾緦其適妻之子亦服緦故以慈己服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妻之子亦不服慈己但服緦耳雷氏云大夫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爲庶母緦哉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娣之庶母說與戴同是皆以君子子爲大夫之適妻子庶母爲大夫之貴妾也鄭云大夫之適妻子蓋本於戴又云公子者以公子與大夫尊卑同故兼言公子之適妻子也金氏榜云士爲庶母緦此言以慈己加明其本服緦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齊衰三年章傳曰慈母者何也

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己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言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遵失今案此庶母慈己之服本為適妻子而制故此注主適妾子言但妾子養於他妾亦為慈己故齊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敝杈此妾子養於他妾者也金氏謂適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書多以稱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子而不及士子與金氏專指士子言皆偏也喪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二條蓋皆大夫士之禮諸侯以上無之曾子問子遊問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鄭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適言大夫士也是鄭亦兼士言之矣皇氏謂有士字為誤非也士之妻自養其子固不必有慈母然或妻有故不能養而妾代養之亦即慈己者也惟此服本因總而加士不論貴妾賤妾其子皆以為庶母

而服緦大夫則必貴妾而其子及服緦此則小異者耳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疏】正義曰注云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君子言明父在可知父沒則不服謂不服其加服褚氏云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己而加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服爲庶母本服之緦云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者據此傳言以慈己加不言以慈己服則是本服爲緦因慈己加至小功耳禮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故知君子子

亦從士禮爲庶母緦也若裁氏雷氏之義則以大夫子爲父之貴妾緦此庶母自指貴妾也詳上然據鄭此注則庶子慈己之服亦兼有士子明矣馬氏云爲慈養己者服小功貴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爲父賤妾服緦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陳氏銓云君子子者大夫之美稱也貴人者謂公卿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沒之後得行士禮爲庶母緦也有慈養己者乃加服小功令柰貴人當從馬說妾有貴妾而妻更貴於妾故以適妻爲貴人此經特云爲庶母則知此服本爲適妻子而側妻傳以貴人之子釋之也鄭於傳貴人無注而內則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鄭注云貴人大夫以上則知陳說本此矣但陳氏謂父沒之後乃服庶母慈己之服則與鄭注適相反馬氏謂父沒貴賤妾皆小功說更無據惠氏棟嘗其疑誤後學誠然竊以慈己之服父在父沒皆當服之敖氏云父在且伸此服父沒可知江氏鈞云以慈己加服係於己不由於父父之存沒同耳此說是也鄭引內則者證庶母慈己之義自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至他人無事不往皆內則文大夫之子有食母亦內則文彼注云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

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又云大夫食
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此注引內則之文
而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蓋以慈母食母爲慈己比
附耳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者以彼云擇
於諸母與可者使充三母則可者與諸母自是兩種人
鄭以諸母爲衆妾故以可者爲傅姆之屬賤於諸母士
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文選注引漢書晉義云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
傅是傅姆義同內則注云傅御之屬與此異者案士喪
禮有外御注云外內御小臣侍從者旣夕記又有內御注
云內御女御也喪大記孔疏云內外立別內御婦人然
則御郎婦人在內侍從之屬亦賤於諸母也段氏儀禮
漢讀考云案內則可者當作阿者古字假俗也列女魏
節孔母傅曰君子謂爲乳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
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姆孟
姬傅曰妃后下棠則從傅母保阿霍夫人漸傅曰召太
子食保阿輒先嘗之楚昭伯嬴傅曰與其保阿閉永巷
之門他書亦言長於阿保之手說文姆與娶皆訓女師
娶說若阿疑阿即娶字教女子子者男子幼則亦教之
也今案段氏謂可疑當作阿亦自有據故錄存之云其

不慈己則緦可矣者謂此三母若非慈己者則亦服緦可矣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謂內則有三母此但言慈母不言師保以慈母居師保之中慈母服則師保亦服可知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者亦內則文彼注云劬勞也謂世子生卜擇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一人使之食子及三年而出歸則君有以勞賜之與庶母慈己者異故云非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亦內則文鄭以君子子爲大夫公子之適妻子故引內則以見國君之食子者非慈母而又無服士妻則自養其子無三母亦無食母故專指大夫公子言也或疑內則所言三母是國君之禮非大夫之禮案通典載陳鑠問氾閑疑大夫無此禮氾闕荅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作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己內則孔疏亦云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又衆武帝分別慈母爲三謂齊衰三年章所云慈母如母則命爲母子服以三年者此章庶母慈己則適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服以小功者內則曾子問所

云慈母則皆無服其說已具載於齊衰三年章內又謂內則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謂鄭引彼無服以注慈己爲謬褚氏云內則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即庶母也武帝專以慈母爲傳姆等而遺卻諸母非矣今案諸家駁鄭之說未當故皆不足以難鄭惟此條之義當以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條爲比附不必以內則慈母食母爲比附蓋此兩條皆謂大夫士之子無母者彼妾子無母使他妾養之命爲母子則服三年所謂貴父之命也此適子無母使妾養之不得命妾爲母而其慈養之恩不可設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而特制爲小功之服其妾子之無母養於他妾而未命爲母子者服亦如之是皆以其爲庶母而又有慈己之恩故加以此服也必知此條爲子無母者以梁武帝及禮記疏所引熊氏說皆指無母者言即鄭注慈母如母傳云不命爲母子則服庶母慈己者之服明亦指無母者言故知此條當與慈母如母條相比附以其無母而爲他母所慈養故制三年及小功之服也若內則之三母是平日養子之法非無母而使之養且有選於傅姆之中不必盡爲庶母者亦與此條名實不符又引大夫之子有食母爲證而

彼注以乳母當之則亦服止於緦不得服小功又內則師慈保三母彼注明云人君養子之法而此注說國君之制但引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以明非慈母不無嬬採遷就又士妻自養其子士未嘗無妾也總之鄭以此爲大夫之制故強引內則以相比附而中多罅漏後人所以不滿於此注者多也○蔡氏德晉云附補五條爲適孫之婦爲不傳重適婦及傳重非適婦爲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姊妹今案不傳重適婦即小記所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也

右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者緦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疏正義曰此章在五服之內爲最輕三月既葬除之無受也殤不別章略之吳氏紱云若不及三月而葬者如其期服之而後除　注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者謂以緦布爲衰裳以麻爲經帶故服名緦麻也段氏玉裁云緦者布名猶大功小功皆布名也注當云緦麻緦布衰裳今本脫一緦字今案緦義詳下麻澡麻也賈疏云上殤小功章云澡麻經帶況緦服輕明亦澡麻

可知云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者謂經當云緦裳麻經今但云緦麻是省文也敖氏云齊衰三月不言緦屨大功不言冠布纓小功不言布帶緦麻不言衰經服彌輕則文彌略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襍記曰緦冠繰纓

【疏】正義曰李氏云閒傳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事猶治也緦朝服之布其經千二百縷緦半之升數雖少而縷之精麤如朝服故服大小功也敖氏云抽其半則成布七升有半也乃在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爲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繐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緦麻在小功之下是也朱氏軾云織具曰簆簆四十齒爲一升齒兩縷共八十縷抽其半則存齒一縷十五升本千二百縷此十五升則六百縷也冠裳亦同段氏玉裁云凡布幅廣二尺二寸禮經布八十縷爲升猶說文之布八十縷爲稷也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繐衰小功之縷四升有半大

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緦布朝服之縷七升有半升數各不同而皆合二尺二寸之度以成布十五升去半升者十五升朝服之升數也去其半則爲七升有半朝服用十五升其布密緦用其半其布疏總衰用小功之縷而升數不及其半緦用朝服之縷而升數祇取半皆聖人因而定適變之精意今案緦之縷精麤既如朝服而升數亦如之則何以別於吉服故必抽其半爲七升有半升也說文緦十五升布也與傳文異當有脫誤金氏榜據之謂緦亦十五升布非矣禨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鄭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緦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今案據禨記云去其半而緦則緦非十五升布明甚此傳云有事其縷謂湅治之使細無事其布不加灰治之使滑易也蓋加灰治其布使滑易則是錫矣五詳記傳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下姜氏兆錫謂十五升抽其半乃是去其半升爲十四升有半盛氏世佐取之謂下記云三升有半四升有半者皆謂半升也其說似乎有據今附存焉

注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治其縷即傳所謂有事其縷也蓋治之則縷細如絲故取此義名爲緦也云或曰有絲者謂緦之中有絲

故名繐與說文一曰兩麻一絲布也說同云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此鄭破或之說謂朝服吉服用布何衰用凶服乃用絲乎言其不然也云抽猶去也者案抽不訓云但此傳云抽其半與閒傳襍記云去其半義同故云抽猶去也云襍記曰繐冠繰纓者此因經末言繐之冠與纓故引襍記以明之彼注云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爲纓李氏云冠之布與衰同纓則加澡治之又事其布也斬衰冠繩纓纓重於冠齊衰以下布纓纓與冠同繐冠澡纓纓輕於冠服輕者冠彌飾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亦明矣【疏】正義曰族曾祖父者高祖之子己之曾祖親兄弟也族祖父者高祖之孫己之祖父從父昆弟也族父者高祖之曾孫己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高祖之玄孫己之三從昆弟也爾雅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卽此經族曾祖父母也爾雅又云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爲族祖王母則父之從祖晜弟之父爲族祖王父卽此經族祖父母也爾雅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晜弟

之妻爲族母今本爾雅作族祖母誤卽此經族父母也爾
雅族父之子相謂爲族㬎弟卽此經族昆弟也黃氏云族
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謂族祖父又其子謂族父
又其子謂族昆弟凡四世以曾祖祖父己旁殺之義推之
皆當服緦李氏云族之爲言屬也骨肉相連屬也春秋傳
曰凡諸矦之喪同姓臨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
杜預云同族謂高祖以下也此四緦麻與己同出於高祖
恐其親盡相疎故以族名之也今案爾雅族㬎弟之子相謂
爲親同姓謂之親同姓則無服矣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
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吳氏廷華云據
下從祖昆弟之子條爲族父之報服則四者皆報也　注
文亦高祖之孫下據通典及賈疏述注俱有祖父之從父
昆弟之親一句鄭意以族曾祖父爲高祖之子則族祖父
亦高祖之孫二者同出於高祖而皆有服明高祖亦當有
服也賈疏云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旣有
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見齊衰三月章
不言高祖以爲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
餘詳齊衰三月尊曾祖父母下馬氏云族祖父祖之從父
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徐氏
乾學云馬云從祖昆弟之親謂從祖昆弟之父耳與鄭注

言親字不同

庶孫之婦〔疏〕正義曰馬氏云祖父母爲適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緦李氏云適孫之婦服無文以夾差之當小功也庶婦小功適婦則大功庶孫之婦緦故適孫之婦當小功今案庶婦見小功章此庶孫之婦緦蓋亦殺於庶子婦也

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正義曰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當中從上者案殤小功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謂成人本服大功者其殤服當中從上是以爲庶孫之長殤已見殤小功章明中殤從上亦在彼章此不得復言中殤也故云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云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賈疏云謂大功經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空爲下也程氏瑤田謂此經始發中從下之側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以鄭注爲非張氏履辨之云中殤非從上郎從下實無容獨見且見中不見下惟下從中乃可若中從下仍

當見下不見中如前傳所云也今案此辨極是馬氏云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者略耳王氏肅云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者則大夫爲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案馬氏謂中下殤降二等已於傳大功之殤中從上義不合王氏以此爲大夫爲孫服尤謬皆不及鄭注之精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疏 正義曰從祖姑者從祖之女於己爲從姑從祖姊妹者從祖之孫女於己爲再從姊妹故緦合而言之爲從祖姑姊妹也爾雅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馬氏云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緦也案言報者明兩相爲服也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不見中殤者中從下 疏 正義曰從祖父者從祖之子從祖昆弟者從祖之孫其本服皆見小功章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 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者據前傳小功之殤中從下故言長殤不言中殤也馬謂中下殤無服故不見意亦是而不如鄭說

儀傳之精賈疏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敖氏云上章之首適言三小功此惟見二者之殤蓋以從祖祖父未必有在殤者也

外孫女子子之子疏正義曰李氏云女外適所生故曰外孫外祖父母以尊加小功爲外孫自從其正服緦車氏垓曰外孫爲外祖服小功者由母而推之也故重外祖爲外外孫服緦麻者由女而推之也故輕敖氏云此服亦男女同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明中從下疏正義曰從父昆弟本服大功其長殤小功姑適人者爲姪本服大功其長殤亦小功俱見小功章故下殤在此章也馬氏云降二等故服緦也妻爲夫之叔父之長殤見小功章故中下殤在此馬氏云妻爲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但此兩條一言下一言中殤下殤不同者妻爲夫之親服大功之殤中從下故注云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也若丈夫爲殤服大功之殤中從上故不言中殤敖氏云見中殤者明其與前條異張氏履云此夫之

叔父之中殤下殤其中從下必連言之以見與從父昆弟姪者之專言下殤爲中從上之不同處是此條言中殤下殤之義也

從母之長殤報 疏 正義曰馬氏云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敖氏云前章從母成人之服已言報此復見之者嫌或略於殤也今案外親之殤服僅有此條者外親之服皆緦殤則無服惟從母加服小功故長殤緦中下殤亦無服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疏 正義曰此庶子謂妾子也賈疏云此謂無冢適惟有妾子父歿妾子承後爲其母緦也李氏云此服自士上達天子皆然今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曾子問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孔疏練冠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案孔疏是或謂大夫以上無緦服不知無緦服乃指旁親言之盛氏世佐云至情所

闕雖加一日愈於已苟有死於宮中之例可援以少伸吾情焉雖天子諸侯亦不以貴而絕其母也此說得之又此爲父後故降而服緦不以嫡母之存沒異也或謂厭於嫡母尤非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

疏 正義曰何以緦也怪其不服母之本服而問也與尊者爲一體二語乃傳者引舊傳以明之尊者謂父私親謂其母庶子爲父後傳父之重即與父爲一體而妾母不得體君是己之私親故不敢服也馬氏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中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然則何以服緦也乃再問辭以與尊者爲一體即當無服今服緦何也有死於宮中者以下又是答辭馬氏云緣先人在時哀傷臣僕有死宮中者爲廢一時不舉祭因是緦服也今案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旣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即其義也 注云君

母皆葬而爲之銘爲之緦麻服圖注乃云父妾乳哺者謬甚矣今案父妾慈養己者命爲母子則服三年不命爲母子則服小功不得服三月也呂氏之辨精矣注云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者鄭意以此乳母本非養子者乃因養子者有疾病它故使賤者代之則固不以爲父妾也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選於傅御之中不喪服所謂乳母也云選於傅御亦非謂父妾可知惟此二注義有不同內則注因經云食母明是食養子者故以此經乳母當之此注不言食母而云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己則其義較廣不如士之妻固自養其子然或有疾病死亾等事豈能不使它人代乳乎又庶人之家有故而代乳者亦不多竊謂此服當通大夫士庶人言之唯大夫之子父在不服父沒乃服敖氏之說是也至國君之子於師慈保母皆無服則固不爲乳母服耳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疏 正義曰馬氏云士爲乳母名服以其乳養於己有母名

郝氏敬云乳母外人婦代食子者本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今案二說發明傳義是也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爲之服 疏 正義曰從祖昆弟之子卽己之再從昆弟之子也 注云族父

母為之服者章首係從祖昆弟之子為族父母服緦麻故族父母為之報服者亦緦麻也敖氏云經但見族父為此服注兼言族父母者足經意也婦人為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又云為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昆弟皆緦其族昆弟固相為矣此係則族父報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為旁親卑者之輕服之故略之而不報歟徐氏乾學云族父為從祖昆弟之子服則族曾祖父必為昆弟之曾孫服族祖父必為從父昆弟之孫服非略之而不報直文不具耳今案徐說是也

曾孫孫之子

疏正義曰爾雅孫之子為曾孫敖氏云此曾祖為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為子期為孫大功則為曾孫空小功乃在此者以曾孫為己齊衰三月故己亦為之緦麻三月不可過於其為己之月數也沈氏彤云凡正尊為卑屬其衰服與年月皆各降於其為己之服一等緦麻月數如曾祖而衰降三等以月除衰所降適符亦為曾孫空也若立為適曾孫則視適孫其玄孫以下亦稱曾孫服俱同今案沈說是也玄孫為高祖服與曾孫為曾祖同則高祖為玄孫服亦與曾祖為曾孫同詳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正義曰父之姑即祖父之姊妹也注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者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是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名云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歸有二義以服制推之鄭義爲長今案爾雅又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父之姑即王姑也李氏云不言適人者行屬已尊適人可知猶從祖祖父之不言殤服也盛氏世佐云此同曾祖之親也其成人而未嫁者服之如從祖父適人者降一等故在此經不云適人者亦文省徐氏乾學云已之姑大功則父之姑空小功而乃降至緦麻者猶己之世叔父期年而父之世叔父小功也

從母昆弟疏正義曰從母昆弟即從母之子也爾雅曰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敖氏云此服從母姊妹亦存焉外親之婦人在室適人同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此外親之輕者而亦服之故傳發問也以名服也者馬氏云姊妹之子相爲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賈疏云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故云以

名服也必知不因昆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敖氏云名名謂昆弟之名母為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服子於母黨其情蓋可見矣然則有可從而不從者所以遠別於父族歟今案賈疏專以名屬從母言敖氏專以名屬昆弟言不如馬說之備蓋二義兼有之也

甥姊妹之子

疏正義曰此舅為姊妹之子服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然則出與甥名異實同矣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也敖氏云亦丈夫婦人同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疏正義曰甥者何也問甥何以稱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荅辭汪氏琬云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不可謂之父矣其可謂之母乎故聖人更之曰姑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蓋不敢以昆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尊者以母從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不可謂之母矣其可謂之父乎故聖人更之曰舅傳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蓋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

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盛氏世佐云甥之名不一故傳釋之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明其對舅立文爲姊妹之子也爾雅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孟子云帝館甥于貳室是壻亦名甥矣以上諸甥皆與此甥舅之甥異今案何以緦也報之也亦問荅辭言甥爲舅緦故舅甥亦報之以緦也唐貞觀中令甥爲舅加服小功後顯慶中亦令舅報甥小功

壻 女子子之夫也 疏 正義曰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壻者女之夫也从士从胥剮一知十爲士胥者有才知之稱故女之夫爲壻今案壻亦稱甥見上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疏 正義曰何以緦問辭報之也荅辭馬氏云壻從女而爲己服緦故報之以緦也

妻之父母 疏 正義曰爾雅妻之夫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釋名外舅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己家爲歸姊怖歸及故反以此義稱之夫妻匹敵之義也成氏云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

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今案妻之父母亦稱舅姑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鄭注舅姑妻之父母是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 疏 正義曰馬氏云壻從妻而服緦也義與鄭同服問曰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鄭注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李氏云妻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緦抑外親以崇己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敖氏云從期服而緦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喪服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徐氏乾學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而公子反無服何也蓋緣世子得遂其妻服而公子於妻則在五服之外緦冠麻衣旣葬而卽除彼於妻旣不服則妻之父母又何服之有今案徐說是也

姑之子外兄弟也 疏 正義曰此舅之子爲姑之子服也注以姑之子爲外兄弟者李氏云姑之子外適而生故

曰外兄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正義曰李氏云姑之子從於母而服己己則報之餘詳舅之子下

舅母之昆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徐本集釋通解俱作昆楊氏作兄案毛本亦作兄戴氏震校集釋云昆今注疏本訛作兄考篇內及爾雅釋親曰昆弟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皆不稱兄弟女子謂其五屬之內亦然至若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及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皆不得稱昆弟而兄弟又爲小功以下通稱此經傳中辨別親疏義例不容混同也今案戴說是○爾雅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釋名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母之昆弟曰舅亦如之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疏正義曰注云從於母而服之者母爲昆弟服大功子從之服緦也敖氏云母於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子乃不從服小功者亦可見從服一定之制矣車氏垓云

姑父之姊妹也舅母之昆弟也其親同而服乃不同者蓋姑之服由父之同氣推之也故重舅之服由母之異姓推之也故輕唐貞觀中增舅服爲小功與從母同顧氏炎武云唐人所論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俗彌薄不揆其本而姿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紲矣知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紲矣華氏學泉云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及姑姊妹之夫皆無服何也曰服有五而其族三曰父族母族妻族俗稱三黨是也姑姊妹之有服父族也從母及舅之有服母族也姑姊妹之夫不可謂父族從母之夫舅之妻不可謂母族父族由父而上之至於高曾故歸孫爲祖之姊妹猶有服母族不遠及故母之從姊妹兄弟卽無服恩有所限也妻族不旁及止於妻之父母恩

尤殺於母族矣古之制服其稱量之不爽如此今案顧說華說湊得經意後之欲更服制者皆不知先王制作之精義也

舅之子內兄弟也【疏】正義曰此姑之子爲舅之子服也注云內兄弟也者對姑之子爲外兄弟言也馬氏云今之中外外兄弟也然則謂舅之子爲內兄弟謂姑之子爲外兄弟乃漢時之稱鄭據以釋經也敖氏云此與姑之子相爲皆男女同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正義曰從服也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母爲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之服緦也程子曰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爲姑之子服既與姑姑之子服姑之子須報之也故姑之子爲舅之子其服同徐氏乾學云姑之子爲舅之子是從服舅之子爲姑之子方是報服今案禮經言從服若子從母服母臣從君妻從夫夫從妻皆是無姪從姑者徐氏據本經以駁正程子之說自是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一等無服也禮三十而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陳氏銓云夫未二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孔氏倫云蓋以為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為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荅曰三十而娶禮之常例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室有主婦吳氏紱云古者女二十而笄笄則不為殤矣或其弟年十五六以上早昏其姊未及笄而歿者容有之今案馬氏以姊殤為關畏厭溺殊謬孔氏駁之是矣至申早娶之義則射說尤精或以姊字為衍文非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諸祖父母關葛本俱脫報字○注諸祖父下徐陳通解要義俱無母字通典集釋俱有閩本父母二字擠刻今案有母字是也嚴本亦脫今補校勘記

又云通典引鄭注從祖祖父母下有郎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郎父之堂兄弟也十七字又注末妻從服緦下有於夫皆有名於己從輕遠故不復條目而總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三十字皆不類鄭注蓋杜氏所附益唯從祖父母四字空據補程氏瑤田云注外祖字當爲從祖之譌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此夫爲之小功者也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又云鄭注第二个曾祖字亦是從祖字之譌段氏玉裁云注末當作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此以外祖父母破曾祖父母之說也外祖父母正服小功見小功章妻從服緦見禮記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注賈作疏時未能正誤字耳經明言諸祖父母則祖父母三字成文故注於內親舉從祖祖父母於外親舉外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妻從服緦麻而兩祖父母報之或欲以曾祖父母易去外祖父母故鄭復辨之言假令曾祖父母在內則不得云報言外祖父母在內則與本經禮記合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舉外祖父母可以關從母皆見小功章妻皆從服緦皆報今案此注疑竇頗多據校勘記之說則從祖祖父母下當有從祖父母四字據程說則外祖父母爲從祖父母之譌第二个曾祖父母亦爲從祖父母之譌據段

說則當依今本作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而第二个曾祖
父母爲外祖父母之譌三說似段得之而亦未盡是蓋程
氏以諸祖爲指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二者其說本於敖
氏吳氏廷華云從祖父母乃父行非祖父行也江氏筠云
敖以從祖父母入諸祖內其於服固是矣而祖字卻涉假
借褚氏寅亮云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
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之說爲是同
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父母妻亦服之據服問有
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
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也況氏彤云夫之從祖祖父母
甥尊外祖父母雖正尊而外親故皆報也以上數說皆與
段略同明諸祖中不得有從祖父母也其引服問以證爲
夫之外祖父母服尤確至注末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云云
敖可依原文解不必改曾爲外蓋鄭意以夫服小功者妻
從服降一等緦而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夫皆服小功故
以夫之諸祖爲指二者言也而又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
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者緣常時有人解諸祖兼曾
祖在內故鄭駁之謂經明云報若以爲曾祖則於曾孫婦
無服何得云報乎又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者
此因妻爲夫之曾祖父母服經無明文故因或說而并明

之恐人疑曾孫婦於夫之曾祖亦無服也若如段說改曾爲外則外祖父母夫服小功上巳言之何用複說乎但曾孫爲曾祖齊衰三月而鄭云正服小功者鄭意以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故也說具齊衰三月章沈氏彤云鄭意以曾祖爲曾孫服緦於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曾孫婦於夫之曾祖父母同從服緦以夫爲曾祖父母雖齊衰三月而正服則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緦也正服脩云本服其說是也又程氏謂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不知經言夫之諸祖父母正是舉遠以包近大功章見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則從祖父母有服明甚段氏謂舉從祖祖父母可以闕從祖父母是也馬氏云妻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㫄尊故報也案馬說未明晰似有脫文不如鄭說之精也

君母之昆弟【疏】正義曰馬氏云妾子爲嫡夫人昆弟服也今案此卽上文所謂舅也云君母之昆弟者義繫君母言之與前章言君母之父母同敖氏云此服亦不報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而服緦也徐本作而舅服之也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黃氏丕烈云舅服之謂以服舅者服之也今本作而服緦也非　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以妾子爲君母之昆弟服與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同故依前傳釋之也義詳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下馬氏云從母在爲之服義與鄭同敖氏云庶子從君母之服唯止於此不及其昆弟之子與從母昆弟異於因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疏　正義曰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此二者本服小功馬氏云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又案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亦娣姒也其服降於親娣姒故服緦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

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正義曰何以緦也問辭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答
辭此釋經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義也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夫本不爲服而其妻乃相爲服者馬氏云娣姒
以同室相親生衰緦之服是也檀弓曰同爨緦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乃因妻爲夫黨之親服而并言其爲夫
黨之親殤服之側也賈疏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
殤在小功者也○注皆謂服其成人也校勘記云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敖氏俱無謂字通典服上有謂字與前
小功殤章注合今案通解及今注疏本服作明亦無謂字今從通典　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以上小
功章娣姒婦傳云相與居室中此傳云相與同室明是親疏不同益同室者乃大功同門共財之親居室者則
期之親朝夕與居者也故彼小功而此則緦也餘詳小功章娣姒婦傳下云齊衰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
傳所云齊衰大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殤服以殤無服齊衰故也云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
下也者大功重於小功大功之殤中從下明小功之殤亦中從下可知上殤小功章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

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彼注舉輕以明重此注舉重以
明輕賈疏謂皆是省文舉一以包二是也云此主謂妻
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上殤小功章傳
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是主謂丈夫爲
殤者服此傳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是
主謂婦人爲殤者服也但注不云婦人爲殤者服而云
妻爲夫之親服者以婦人爲本宗殤服亦與丈夫同惟
爲夫黨之親殤服與丈夫異所以然者妻從夫服本降
一等齊衰之殤長殤中殤夫大功服者妻從服小功下殤
夫服小功者妻服緦麻大功之殤長殤中殤夫服小功
下殤夫服緦麻者妻惟長殤服緦麻中殤下殤則無服
若小功之殤雖長殤妻亦無服故變言齊衰之殤中從
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以別於丈夫也其爲夫黨之殤服
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敖氏云長殤中殤降
一等下殤降二等此主言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
爲夫族齊衰之殤也不妄在此蓋脫文也又云齊衰之
殤中從上二句亦脫文失其次而在此褚氏寅亮云此
雖兼丈夫爲大功以上之殤婦人爲夫族齊衰之殤在
內而意貫起下齊衰之殤二句故賈疏言爲下殤婦人著
殤服而發之也何敖氏言不妄在此乎婦人服殤發凡

於末者以別於男子今案褚說是也又程氏喪服足徵
記亦駁鄭注以此四句爲經沈氏垚取之而張氏履淩
氏曙皆辨之今錄其說於後沈氏垚云程易疇足徵記
駁鄭注處精確不刊如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
句乃經文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指成人服齊衰大
功者而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卽
據殤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殤降在大功而爲
大功之殤故大功之殤中從上卽齊衰之殤中從上也
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殤降在小功而爲小功之殤其中
殤則從下殤而降在緦麻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故
小功之殤中從下卽大功之殤中從下也鄭誤經爲傳
謂皆據成人以前爲主丈夫爲殤者服後主婦人爲殤
者服改庶孫之中殤爲下殤謬張氏履云案此條乃程
氏之說非鄭氏之謬也齊衰之殤中從上者降在大功
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卽齊衰之殤中從上其說無所闕
若大功之殤中從下其長殤乃小功而中從下入緦麻
則當云緦麻之殤中從下蓋據本服之降而言則長中
下皆可冠以本服若卽據殤服而言則長中殤在大功
者可云大功之殤而下殤在小功者卽不得云大功之
殤長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而中從下入緦麻者

郎不得云小功之殤今中從下非小功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本服也程氏說看似直截而細案之文義已不甚通如此又云丈夫婦人爲齊衰之殤長中降一等下降二等其爲中從上也竝見大小功章惟丈夫爲大功之殤中亦從上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在小功章爲其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章而中殤獨未見故傳以發之至於婦人爲夫族大功之殤則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緦麻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已明見中之從下故於兩章爲夫之叔父下不復發傳而又恐人疑其與大功之殤中從上之文不合也故於緦麻章末婦人爲夫族服之後總發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同者又發大功之殤中從下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異者圖欲明其異者遂自其同者而統言之所以辭備而成文也若如程氏說以長殤中殤四句爲經文則中殤之從上從下經已明著其例而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明是大功之殤中從下者又何容發問而賛此異名同實之傳郎發問亦但荅以中從下也郎與經例前後相應而其義已大明又

何容辭費轉滋後人之疑乎且果小功之殤即指殤服
試曲爲解曰此小功之殤長殤也其中則從下而入緦
麻也而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
殤亦皆小功之殤也而其中乃竝從上而在大功章亦
與小功之殤中從下之文相戾程氏之說其不可通又
有如此者又云婦人爲本宗隆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
夫同爲夫之親從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夫異惟大夫
之妾爲庶子之殤中從上與主爲丈夫之側不協然此
所謂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不足以爲雖至小
功以上妻亦有降一等者如爲夫之世叔父母是也齊
衰之殤較重故中從上不異而於大功之殤獨異大功
之長殤稍重亦不可異下殤則已再降矣故獨於中殤
爲異先王制禮之意精矣密矣淩氏曙云程氏謂長殤
中殤降一等云云四句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緦麻章末
遂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悉經說義無憑空
立義之例案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
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說義若如程說全經之例有
傳文之下贅以經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程云
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殤
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

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緦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復也況傳例一發於爲從父昆弟之丈夫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上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則緦麻也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案此不必疑也中殤從下殤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殤中從上乎況經只云從下未有服字也案以上俱見張氏履惷服足徵記辨誤內其申明注義駁正程說詳矣是矣淩先生禮經釋例云近有謂此四句爲惷服經文誤入傳中者無端平地起波噓宋儒鑿節之據其風不可長也案此亦是駁足徵記之說淩先生與程同邑同講學者故不欲顯斥其名也

卷二十四終